



新书馆

“80后”文学青年的新世纪成长

——读梁晓声最新长篇小说《中文桃李》

在不少新时期作家纷纷借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观念，进行暴力、苦难、死亡、欲望、人性恶等的残酷叙事时，梁晓声依然坚持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书写。其最新长篇小说《中文桃李》，以两位“80后”文学青年情感上的相爱相杀与职场上的苦乐参半，再现了一代人的成长，并鲜明体现了近20年来中国社会各种或隐或显的变化。

述样式，写到“我”刚刚考入大学时，正值世纪之交的时代更迭之际，千禧年所带来的种种美好期盼被这一代年轻人赶上。彼时的“80后”俨然时代骄子，信心满满地对未来充满了无限希望和期待。然而，理想虽然丰满，现实却十分骨感，憧憬没有实现，困难与焦虑却如期而至。

小说中的“我”原本打算本科毕业之后在当地就业，做个中学老师安度度日，不想徐冉的出现完全打乱了“我”的计划。为了陪徐冉读研深造，“我”决定毕业后在省城租房子、找工作。但省城的就业情况十分糟糕，找一份安稳的工作实在太难，生活中的处处碰壁让“我”焦头烂额，命运展现出了它无奈、无情、无常的一面。不止“我”处境艰难，徐冉硕士毕业后在求职路上也是困难重重，似乎当初考大学、读研成了多余之举。毕业即失业，摆在“80后”文学青年面前的现实困境让小说氤氲着一种失落、痛苦、迷茫的气氛。

为了帮助主人公摆脱失业困境，小说给了他们去北京拼搏的机会。然而，“北漂”生活依然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北京的高房价和高物价让这对年轻人不得不做出新的选择，最后两人决定结束“北漂”生涯回到小城。这种回归，是青春的激情消退之后的绚烂归于平淡，不是败退而是主动的回撤，是经过一系列挫折和磨炼之后心智的成熟。与充满诱惑、喧闹繁华的大都市相比，小城市的安逸和宁静未尝不美。通过主人公的选择，小说传达了回归自我、心安既是吾乡的潜台词。内心的平静与坚守，是这一代人经历生活的磨砺后真正长大成人的标志，也是小说最让人掩卷深思的东西。

青春叙事：一言一行总关情

“情”的浓墨重彩铺排是这部小说的一个突出之处。梁晓声向来是一个正能量满满的作家，他的文字始终充盈着丰沛的感情和向上的力量。《中文桃李》打动读者的依然是浓得化不开的情感描写。小说中既有师生情的动人叙述，也有同学情、朋友情的着力铺陈，还有父子情的刻意渲染，更有男女之情的敏感微妙表达。可以说，这是一部“情”字当头的青春叙事之作。男女主人公之间不离不弃、忠贞不渝的爱情尤其令人动容。两个人跨越门第界限，即便是在患难中仍然相互支持、理解、陪伴，再次证明了爱情的美好及其在人生中的重要意义。“我”也是一个懂得感恩的孝子，当得知父亲身患重病时，立刻决定放弃在北京已有起色的事业，回到父亲身旁，陪伴亲人。作为一个有情有义的男子汉，“我”用自己的行动很好地说明了什么叫作“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在不少新时期作家纷纷借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观念，进行暴力、苦难、死亡、欲望、人性恶等的残酷叙事时，梁晓声依然坚持浩然正气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书写。以浓浓的人间真情对抗社会日益虚浮的物质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倾向，这是他文学作品的优势，也是特色。前不久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人世间》(由梁晓声同名小说改编，小说获茅盾文学奖)是这样，《中文桃李》也是这样，高扬理想主义的写实风格，力图用爱情、亲情、友情来填充日益贫乏的精神世界，弥补社会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心灵空虚与价

值迷茫。小说取名《中文桃李》是寓意深广的，就是希望李东晓、徐冉这些毕业于中文系的大学生能够坚守人文主义的流风余韵，并将这种人文精神推广到整个社会。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正是作者希望达到的写作目的之一。

新世纪中国的文学镜像

以“80后”文学青年反映时代也是《中文桃李》的一大特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展现生活、投射社会的文学利器，小说以男女主人公经历鲜明体现了近20年来中国社会各种或隐或显的变化。首先是科技知识与人文知识的冲突与分裂，并由此造成的整个社会重科技、轻人文的不良倾向。小说中有两处细节值得关注，一是中文系班级男女比例比严重失调，学中文的男生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少，原因是男生大多选择理工科，因为理工科好就业、收入也高一些。二是中文系毕业生难以适应社会要求，即使是读了研究生也依然改变不了就业难的窘境。

人文精神的失落小说中也有鲜明的体现。李东晓等人创办校园文学刊物《文理》引发围观，说明新世纪初人文情怀在中文系还是有一定氛围的。但逐渐地，世俗社会的“成功法则”也严重影响了本是一方净土的校园，“到有财富的地方去”成了大学生的口头禅。小说通过男女主人公与同学王文琪大学毕业后不同的人生态路鲜明体现出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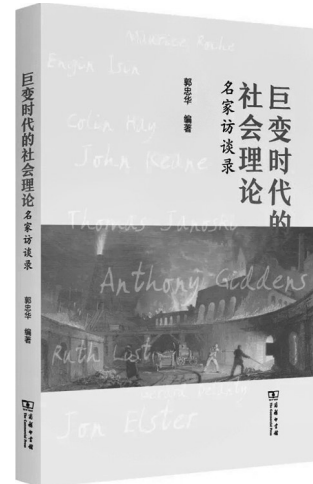
人有病，天知否，小说书写的是时代病相。借女主人之口，小说写道：“我们要做独立自主自强的人”“人生努力方向是自己的事”。显然，作者张扬的是独立自主的个人声音与不为外界打乱人生节奏的生活态度。小说最后，李东晓和徐冉离开北京回到小城，拒绝随波逐流后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作者也借此为在生活中沉浮挣扎的青年人抹上了一层奋斗的亮色。

梁晓声曾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教过“80后”、孩子也是“80后”、悉心观察过“80后”，所以才能以古稀之年如此准确与细腻地把握了“80后”文学青年的真实心态。人生在世，活的是境界、是情怀，通过这部作品，梁晓声也活出了自己最美的情怀。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悦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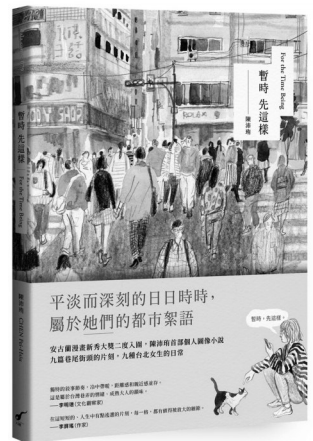
《巨变时代的社会理论名家访谈录》



郭忠华 编著 商务印书馆 2022年4月版

当今世界的时代巨变已成为基本共识。从大变局的繁杂现象中提炼出理论，以达到对巨变时代的理性认识，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本书旨在以对话的形式展现吉登斯、基恩等当代著名思想家对于巨变时代的理解。在追踪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经典思想家关于现代性思想的论述基础上，重点从政治和社会两个角度勾勒了巨变时代的基本面貌，内容涵盖民族国家、文明社会、公民身份、民主理论、福利制度等政治学基本主题。且在此基础上，对巨变时代的未来发展做出了展望，并对相关方法论问题做出了说明。

《暂时先这样》



陈沛琦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22年5月版

打工一族通勤上班、单身女子享受一人料理、闺蜜二人结伴许愿、喂猫人士夜间相遇街头……这是一部描写城市生活的作品，作者以半自传的形式记录下台北街头的日常片刻。书中看似平淡的闲散对话，却能让人深切感受到属于都市生活的疏离与自适，以及都市女性特有的口吻神态。

《平成皇后美智子》



[日]渡边满子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年6月版

1992年，日本平成天皇夫妇首次访问了中国，2022年正是其访华30周年纪念之年。平成皇后美智子的母亲在上海长大，受母亲影响，她对中国的自然和历史，特别是传承下来的风土人情故事有浓厚的兴趣，并展现出了诗人的才智。本书为我们了解平成皇后美智子打开了一扇心灵之窗。

(言浅 整理)

孙桂荣

梁晓声是以青春、理想、激情步入文坛的，他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等总让人想起那段天南海北、荡气回肠的知青岁月。与共和国同龄的他如今已到了古稀之年，但青春、理想、激情的“三元素”依然是他作品中最有光彩的部分。2022年3月，梁晓声捧出了最新长篇小说《中文桃李》(作家出版社版)，以两位“80后”文学青年情感上的相爱相杀与职场上的苦乐参半，再现了一代人的成长，并由此映照了正在发生剧烈变动的新世纪中国。

“80后”心路历程：新世纪与新青年

小说是从某省属重点大学中文系2000级新生李东晓和徐冉在火车上的偶遇开始的，千禧年开端的时间设置，有着描绘新世纪、新青年的文化隐喻。从男主人公李东晓视角出发，小说采取了具有自我剖白意味的第一人称叙

品鉴坊

《如雪如山》：讲述属于自己的声音

雪虽静谧，却孕育着希望的精魂；山虽沉默，但仍守卫一方坚固。《如雪如山》是当代女作家张天翼的最新小说集，聚焦于七位名为“lili”的普通女性，让她们走到台前，讲述属于自己的声音和故事。这七篇故事如七朵小巧玲珑的蓓蕾，它们同根同枝但又姿色各异，在饱满的风景呈现中，将当下女性的生存境遇和勃发的生命能量一一托出。

无尽藏

作为“80后”青年写作者中极具天赋的一员，张天翼对人情世故有着深刻而老到的洞察力，新作《如雪如山》(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4月版)聚焦于七位名为“lili”的普通女性，在密匝细腻的现实抽取中挖掘她们不为人知的隐秘疼痛，让她们从黑暗中走到台前，讲述属于自己的声音。

另类的想象和女性共同体

《如雪如山》七篇故事都出现了一个被叫作“lili”的女性角色，她们或是主角，或是时隐时现的“配角”。借助于作者对现实精准充沛的感受力，这七篇故事共同摹写出一幅关于当下女性生存境遇的丰饶图景。

在常人看来，女性作者仿佛天生自带敏感灵性的活络触角。张天翼擅长写女性细腻的内核，写人和事物的纹路肌理、气味和质地，几乎是一泄而出，瑰丽又精确。正是经由这种书写，我们得以在诸多故事中，抓取到一条关于女性追寻“她者”的自我冲动的脉络。

如果我们仔细检视这七篇故事，会看到女性企图在庸常生活的侧面开凿另一种可能性的尝试。在《纪念日》这篇中，张天翼首次明确直白地写到了栗栗对另一重生活的想象：“她以为自己会变成那样的女人。那个女人跟现在这个陶栗栗完全不同，具有完全不同的胸襟和情愫。她应该更自由，生活更曲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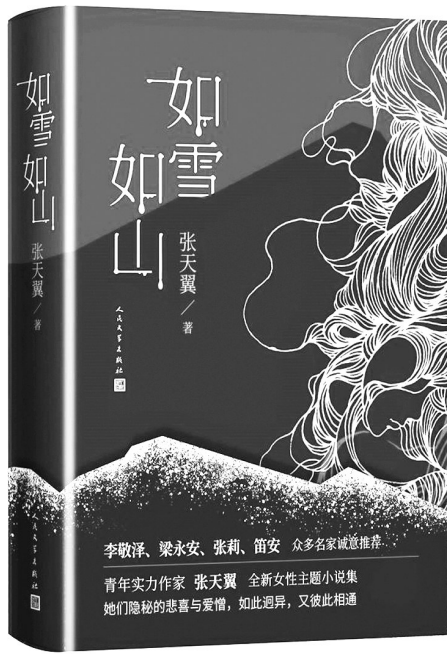
更有趣，有更多值得回味的褶皱，更多可作为勋章的疤痕，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早早就丧失了变化的机会，光滑，苍白……”

想象一个“她者”，一个与自我相异、与眼下现实场域有别的“远端点”的形象，揭示出女性不满足于当下庸常境况、冲破束缚的渴望。19世纪法国诗人兰波曾提出“生活在别处”的口号，所表述的正是这种踏上新征程、寻找新生活的渴望。这种按捺不住的冲动，既是女性在遭受现实的迷阵困围时的应激反应，也植根内在于女性意识和女性经验本身。

关于自我的另类想象，也出现在《泳客》中，作者曾细致地描写了王沥沥初遇凌可花时，自己眼中对方的模样：

“是个女士，一身白，白泳帽，白色捆黑边的钥匙孔式泳衣，胸前有个水滴形的镂空开口，一副黑泳镜，遮住眼睛。她身形很美，宽宽的肩膀，两边三角肌隆起一个坡度，腰并不细，臀也不是那种肉感、丰隆的样子，但线条有力，犹如吃着劲的弓弦。她皮肤是淡淡的赭色，衬着白衣服，让人想起器型圆润的、良渚的陶器。”

后续的故事发展中，借助王沥沥的目光路径，我们将更清晰可感地触摸到凌可花的真实形象。泳池被摸事件发生后，凌可花离开了事件中心，可她对于王沥沥的影响却从未淡去。及至结尾，王沥沥在暴雨天回到游泳馆，和馆内员工一同欢欣游泳，换上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装扮：白泳衣、白泳帽、白拖鞋。这样的装扮和凌可花何其类似，无疑是王沥沥在她离开之后



的一次全新返场。

除了这种内在的想象，张天翼也写女性个体之间的扶持、照顾：《我只想坐下》里簪立立和女同学孙家宝在火车上的短暂照应，《地上的血》中粒粒与母亲心有灵犀的秘密共享，《泳客》中王沥沥在凌可花被摸后鼓起勇气的指证，《雪山》里巫童与许久未见的同学母亲姜丽丽重逢后的相互体贴，《拜年》中周家莉在两家家庭变故发生后对嫂子小菊一家的新年拜访……在女性可能随时遭受痛苦和窘迫的情况下，她们共同牵手，结成了相互取暖的同盟，这既铭刻出令人钦佩的女性情谊，也闪烁着女性温润自持又坚韧不拔的优秀品质。

被戳破的真相

《如雪如山》试图要回答的另一个重大问